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惠集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清惠集卷七

明 劉麟 撰

序

湖州府誌序

作誌者其知道乎在昔建侯國有外史置守以來其法始廢今天下名郡古大國也萬古此區宇萬古此時事有事則有書道固然也掌記之法豈以建侯則有置守

則無若今文獻猶夫古也孔子言禮嘗嘆其不足重可知也矧天道文於上地道理於下人道經緯乎中無非事者書可廢歟由是觀之史亡而誌與天也夫郡不可以無誌猶王不可以無史其道甚明肆今天下雄州壯邑師表烈烈而誌則殘缺良以史學無傳知之而不作者有之力不足也力不足者不敢作也不知而不作者亦有之道不足也道不足者可無作也辭尚體要政有典則議論之家辯以肆辯非誌也序述之家宏以侈宏

非誌也他文體紛如誌法於史最近然不得謂誌為史猶史之不可以為經若春秋可曰非史衆言稽於聖故史可曰經其誌道一也作者得其義不奸其名愼其法不忘其體典則森嚴誌之辯瞰是故有弗錄錄惟其實有弗書書惟其直天下信之民可徵焉百世傳之聖可俟焉斯誌之極軌也誌有文於是為足徵之文誌有獻於是為足徵之獻凡所書紀巨細皆然有聖人作必起而徵之道藉以明作者將樹功於天地操觚所及造化

其運鬼神效其禎祥考覈有據教養有方徵輸有藝上下有章昭百禮化百物以康百姓故政有經而民知尚誌之所由作也非知道者何以與於斯故天生俊乂以時牧之千百年墜典至是大明數則然歟湖州府誌西林張先生晉産本經術巍科以文行超拔進為翰林吉士時與六館史氏師友淵源覽中秘賛編摩有良史才已而出入兵民驗其學者既廣來知府事剸繁剔穢曾不逾年百廢俱舉嘗求故實湖長老曰府未有誌先生

惕然烏程縣教諭蘇人浦子適來先生數考問知其才

命之曰予作府誌汝其承之某退而次第蒐輯其事以

告于先生先生以草示麟得徧觀作而嘆曰善哉斯誌

不遐遺不穿鑿徵文於古考獻於今傳之天下而民

不疑貽之後世而聖可俟不蔓不支有典有則一誌

而百度舉昔某作禹貢而厥功叙周公作職方而厥民

阜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斯道綱維又極遠矣

聖人之道昭于天垂于地經緯于人繼經史而作誌誌者

道所繫也先生曰吾治吾郡始求於萬而不得今會於一而有餘盡職效忠恒以不足爲懼作者之志夫子得之其著於首簡以詒來書

芝山山人集序

芝山山人紹興之新昌呂翁中遂也溧有學士孟河馬子謂予曰吾得芝山翁文若干首願先生序而傳之曰翁之述作奚其富耶學士曰某有聞焉翁不事舉子業甞語人曰吾不能褸褸爾翁惟不試故得以專攻於是

予執筆而歎曰翁乎斯以奇矣豈惟今乎予嘗出守於此邦此邦之人知之舊矣昔漢劉寵非有大過人者只以五六老叟持錢出送寵治行遂聞於天下史氏稱之於今為烈然諸叟不以名聞他守去來不知其幾叟亦不聞何在此邦人甚奇之自漢則然比予在郡亦有若人者出五六之數不盡然追送同其持錢又同其所稱述則予忘之時亦心竊怪焉此屬恒伏草莽中若商山黄綺之徒秦不能誅漢不能致當其意則偶爾一來其

迹甚尠而執天下公議甚大歷世雖久其道不絶非予所謂奇矣今芝山翁讀書與縉紳之家同能賦詩屬文與詞章之家又同以其雄姿藻興何所不可獨不為舉子業自塞其進取之竇噫嘻游龍嬌鶴常出乎宇宙之外其奇可駭也吾嘗沿流而得其源矣翁子信卿擢危科視壯邑更一制告予曰吾芝山大人其説云云與一利告予曰吾芝山大人其説云云蓋素定於家庭故出而加之民斷然行之無疑假令翁以其教於家者身親

為之其於信卿之業也何有夫人有其術不售其身聊以畀諸其子孫是豈衆人可蠡測者哉翁乎翁乎漢寵復生信卿未遇將匿跡五六老叟之間拔足世氛擇地而蹈觀時事之變而從旁握其議當時五六老叟不其然乎信予之所謂奇也今信卿為政亟期矣溧賦井然溧民盎然尹之身臞然若瘁也尹之居蕭然若秋也雨露濡濡氷玉輝輝民望而嘆之更相謂曰吾父母之仁吾大翁之志也予聞其奇而揚之於邑亦當時五六老

叟之遺意也此道民鮮久矣翁曰不能僂僂豈無所用其心哉奇氣勝焉爾翁所存所履若是其文與詩皆有物矣可以觀乎可以興乎古之尚友天下者誦其詩讀其書漂之學士請刻諸漂固以慰漂之人亦以慰天下尚友之士云

送大中丞鄒黄山巡撫貴州詩序

正德丙子歲貴州苗民逆命天子台公卿議羣臣有材望者撫其地且以軍務屬焉議者以貴州方伯陳公雍

雲南方伯鄒公文盛疏名以上時鄒公銜實殿於陳天子御筆乃獨先焉矧人望皆屬於黄山公命下之日咸曰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也璽書臨滇公拜命朱衣載豸特斧以行大夫與公為僚友者皆作為歌詩以導之有作者曰吾將擬諸皇華駟牡之聲乎黄山公天子之使也南坦子曰煌煌中丞有嚴秉鉞提兵振旅擊斷郡國子是之歌使之常也又有擬其作於嵩高之詩者若曰黄山丰采顒顒昂昂惟岳降神式是南邦南坦子曰中

丞近臣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惟甫及申藩宣於外疎遠之謂也我儀圖之穆穆清風蒸民之詩明明山甫賦政于茲式遄其歸亦有名虎江漢之章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僉曰南坦之言似矣乃屬子序述其事南坦子作而嘆曰維我明興奄有八極土宇版章上世莫及皇帝繼統闡瑾肆逆變于大章如焚如溺我是以有安化之役瑾又厥殘黷貨重困民力劉六鄢藍之徒並起我是以有齊梁屬漢

之役數年以來兵戈洶洶蕩揺於中蠢蠢小夷既恵且
懵望其狂狡相扇以風無惑乎其不起而蔑蔑也然不
知九重神武謀臣淵深曾不踰時蕩掃妖氛獻捷受俘
歳無虚月往時出謀宣力之臣今皆公孤是寄台衡是
陟躋躋蹌蹌股肱王室行將制禮作樂象功考徳以張
大我有明中興之業今天下之勢譬之人身瑾之在宻
苗之在疎若由心膂迄於手足瑾誅矣安化之黨誅矣
鄢藍劉六之徒又誅矣於是中土永清肺肝脾腎一切

用寧蕞爾苗民特疥癬手足之疴充其不仁無名指之不伸耳有善醫者或以不治之法治之古先哲王統御蠻夷列之荒服之外其制歳貢終王脫有不至讓告而已昔皇漢承平之日南粤吕嘉悖於其地漢遣路博徳等將十萬之師討之是時戈船萩瀨與馳義侯三將軍皆未至惟伏波一軍斬吕嘉平百粤若發蒙振落厥功偉矣淮南王安言於朝曰臣恐將吏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其亦力詆當時之君臣乎今我朝土宇甲兵

十倍於漢若愽德之舉則亦何憚而不為者第以披髮左衽非我族類得其地不足居得其民不足役何以重煩中國故柔遠之道修文為尚干羽之舞是也羈縻次之趙充國留屯之類是也勤兵於遠損内重外愽德之類是也干羽之化純乎其純遐哉邈矣留屯之計兵不血刃如其仁矣愽德之功則王霸所棄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也黄山公雄負遠識式于古訓侍今天子言必堯舜獻納以道兹行也將崇干羽之化以修文為必可為

乎抑將不得已而委心充國之留屯也不然將駸駸然博德之為其置吾君於秦皇漢武之間乎從事愽德一戰而捷吾恐不免見譏於淮南之言黄山公其擇而處之也乃若用人理財之致於道體國經野之周於法皆公所深喻而力行者也蔽芾甘棠吾方敬而式之夫復何言諸大夫詩歌大都類此是曰同心之言也遂書之以弁羣玉之首云

送别駕張南溪擢陜西僉憲序

陜西古雍州曰三秦疆域之勝天下莫之與儷國家官人於斯特加之意嘉靖庚寅闗司分道衆難其人天官卿以南溪張先生疏名上聞天子曰可先生載豸執憲將奉職以按其土其舊寅長友石梁萬子進南坦子問曰吾人壯遊兩至於秦秦士人與子交愛秦也何如南坦子曰問都邑者舍其同弗於其細山川壯於秦有泰華終南以為山崆峒太白者雖高弗選焉秦有洪河涇渭以為川汧灞龍首者雖多弗選焉形槩如斯非襟度

雄深者何以臨之甲兵威于秦有鄜延北地又西極于甘凉跨雲中五堡以為鄰撫赤金汗東以為屬近而岢嵐河套以駐以收遠而土魯番哈密乍梗乍順若犬羊豺狼麋鹿傂傂俟俟在我郊園匪佁則逐連延百𤨏秦兵增增茍非其人何以馭之饑饉瘁於秦也累歲恒陽關谿險塞驚沙晝晦嚴霜夏隕數千里之民喁喁涸鮒東運不至西烽卒來窮邊告急内境繹騷室如懸罄野無青草士饑而怒馬亂俱盡里不可斂鄰不可糴鴻鴈

哀哀六月出師秦民慼慼苟非其人何以生之石梁子
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南溪天子選擇而使之乎某也
敢私有以慶南溪在地官春官武皇南巡沮者不測今
上議禮犯者孔嚴先生上書論之並烈兩遭震霆神佑
弗殆視死生得喪猶陰陽寒暑屹無所動先生忠勇可
徵矣及令海鹽端己惠物政敏教宣表樹風聲民從俗
易凡五閱月功業炳炳已若多歷年所去之日士民攀
附得先生束帶留而藏之介胄緇黃罔不歌頌先生仁

明可徵矣其在夏官也以某事振某人之難至是且三下詔獄先生無愠色及有潮陽之行至則從容講學日肆於文潮士人與遊翕然為變自是薦書交騰中外咸惜海之令潮之佐陜之憲曾幾何時縉紳間駸駸望其大受先生無喜色是非徒節行可觀亦其風度廣遠足以噓吸而承藉之也以先生蒞秦秦將何如南垣子曰非秦之難宜之者難耳秦兵誠重且劇先生忠勇如斯兵何憂乎秦民誠困且敝先生仁明如斯民何憂乎若

先生之風之度又將與秦山川俱高而並深得賢如此

秦何有焉石渠子曰予知秦矣知南溪之與秦宜矣然

不及按節之宜何也南坦子曰澄清以修體繩糾以盡

度除苛蕩民國有大章予與南溪在世講之好即其淵

源知其作用何以聒為又曰子不及秦士人何也南坦

子曰難言乎難言乎秦之士人有無在南溪茲行豈有

六海三都河山兵甲雄藩南方而謂無人乎南溪子虛

懷折節明目褰帷必有所得以秦之才濟秦之業忠勇

仁明不可勝用拾其大者入獻天子保王躬補王闕恢恢乎有餘地矣何一分道之足云乎石梁子曰南溪之車旦夕駕矣吾惟子言可以贈矣遂書之以為大受之張本云

送郡伯王旴山擢遼陽兵憲序

比歲京師戒嚴吾黨里居者恒以宵衣為憂一日州峯丘子過我卧林語曰國家懲創往事訓兵養民夙夜未忘今徵我郡伯旴山王公飭兵遼陽公也霸產危科翰

院烈烈諫垣本王皇香吏也累官郡中經營四方又多歷年所被命之日上下咸喜曰賢人進遠人安社稷之福願子一言𪊍衰甚不足以宣揚盛業第王猷翼翼吾人樂頌弗獲自已敢告僕夫昔我文皇遷都定業綱紀之初洞見百世京師本金元故地當經營建立之初寓鞏固維持之法巖巖天居猶人之有元首拱衛其間猶人之有手足又如大車以載兩服兩驂其能少乎都城本㡖山帶海霸則在邦域之中實天造以貽國家何以

言之此州之士何士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也列聖知之因其厚重質直之體養其强毅果敢之風是以魁梧特達嘗冠絶天下子守恒陽身親論輿追求國紀仰而歎曰雄州在斯職重勢尊隱然老羆當道自昔多賢敵至之日當局者頗以無才為歎其為世用者又曰無兵嗟乎身有是病必有是藥主憂臣辱盛世事乎漢唐承平率多蹈此皆坐不加之意夫有國不患無臣用之有術魁梧特達者皆是也兵以臣足得臣不患無兵州舉曰

我王公廡公有威其英風藻績照耀吳興吳興人方嚴悍切磋令翽翽棄去民欲借留借之何如麟曰不可王事多艱瘡痍未瘳轉徙未復旰山是行羣心屬望安危以之駿足方馳若火之始然未可留也及其成功以保王躬補王闕豈非若人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若曰借之公家失左右手必不可得也惟吾子圖其大者謹序

送浦海濵擢國子助教序

君子之仕也奚為難難乎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舉而措諸天下無難也我國家憲古圖治首隆學校京師建太學郡縣建鄉學各有師凡以造士也論士之秀者自鄉升於太學論師之造士有顯功者亦自鄉升於太學制也勾吳海濵浦子來為湖之師暇日偕張生朝雄謁予於東山之垣徐觀其貌懿而法聽其言辯而衷觀其度周容而静與之上下古今曲而中心雅重之私語張生曰師模不當如是耶莫能淹也於

時郡守張西林鐸素豪俠負氣無能得其歡以浦子為材獨傾心焉出郡誌屬之曰此非子不可毋辭浦子退而綜理其事不逾年而成屬辭比事宛若司馬遷氏經制有等善惡有倫事核而文詳而有體余讀之不能釋手歎曰吾始見子之面乃今得子之心以故契誼益深數與往來見其井井然有條理也㢘㢘然其能始終也斤斤然其明哲也欣欣然其樂人之臧也戚戚然其憂人之不修也過士大夫以禮處諸士子以恩噫嘻獨丈

也乎哉由是聲華籍籍旁溢他郡督學文谷孔公以文稱雄海内拔浦子於儔人之中庭論移日各詫相見之晚以禮聘校書吳山書院而簡擢適至張生來坦上言故且徵文焉余曰曩固謂其莫能掩也遽若是其速乎今之掌銓衡者率以資凡良有司三載稍稍遷用其次九載考績若浦子蒞湖學不三載而遷玆秩抑有由也明天子在上選部得人鼓舞豪傑能不襲常今日浦子為湖之師湖髟髟然易志而嚮方自玆而進於大學則

為天下師矣舉而措之天下濡其教者不若湖之士耶善人國紀攸賴異日調爕元氣股肱王室未必非斯人之教余不文敢以為天下慶

邑侯丘州峯奬勞序

丘永嘉尹長興四越月按浙御史勞焉褒奬之語首言嚣嚣曰厚重次言才才曰敏練又次言履履曰頗著賢聲省郡嘆賞昭示邑中邑之僚屬欣欣相告謂予曰我尹受知當路盛節也不可無述𪊨曰有尹如此何可弗

勸有勸如斯何可弗言第麟不能言辭之弗獲乃颺言曰往者莆有見素林公與麟直廬比鄰以爾得朝夕公之言曰仕有二端名實耳矣循名者必於上責實者必於下猶版築之有基宮牆數仞百官宗廟非基何賴下實藉上予其圖之麟退而求諸下明日繼見公曰吾鄉有陳時周黄伯固者名實吾無間然言孝者必於陳言忠者必於黄實勝也子其徵之麟退而求諸上逮今老且死未忘也永嘉未至射陂朱子走翰告曰丘永嘉某

夙昔厚遊頗得其風槩所往復有詠在茲三詩詠月者
可徵也曰永嘉之賢有如此月是時永嘉已在吾肺肝
及其下車首問窮獨次燭幽隱次及兵戎庫藏又隨事
立法謹名教慎幾微威近習惠疎遠本經術遵王度行
其幼學耳矣是時柱史檄未下永嘉之本末已著不勸
而賢則斯勸可不言而著復何言哉因是而諏度其間
永嘉若規矩準繩厥器何器為瑚為璉厚重或不足以
盡器永嘉之範圍曲成其才何才以經以濟敏練或不

足以盡才厥履何履中正和平顒顒昂昂適駿有聲臺中云云或不足以盡履予於是又知風紀之臣慎厥許可言揚有法益鼓舞英俊夔何如也永嘉異日屹為名臣將不在茲乎若渠門下士所談說則異是是嘗得其進者始曰夫子於文無所不考學關德性常渾然寂然及問難所至則啟發無餘又宏深而博大驗之行事亦無不然麟曰是神盛者歟繼而曰夫子於物淡然一無所好事關取與斬然毅然至道洽義投則傾倒無餘實

春温而玉潤也驗之臨下亦無不然麟曰厥得所養也又曰夫子應酬之際不逆不億而吉凶悔吝常早見而預待麟曰是能損兌以收其靈歟嗟乎學優而仕行道之際舉而措之道以器凝器以才運師古以濟今何履不信譬諸宫牆雖非九仞而譬固完容基則已具矣素翁所謂下焉者已不可及上焉者固弸中之應也由是而以勸以言感應之機人各自致焉耳雖然盛於神者龍以為德養其志者龜以為靈損兌法噬厥道上可追

軼於聖門之士所望者可幾及而日孳孳耳彼一忠一孝又永嘉素所蘊藉焉者奚俟予言之贅也謹述其義以覆僚屬之謬役予者是爲序

記

重修安吉州廟學記

湖州府僅一州州曰安吉歲嘉靖癸丑冬江侯一麟以誠謹榜進士來守是州下車即宣布憲典慱詢民瘼凡所設施開誠盡下無何仁明播昭遠邇垂白之老匿跡

巖穴者皆出而更相走報曰父母至止百凡教令一不可後徳聲籍籍流布四境非其農歎於其野非其旅歎於其塗曰我等何以不蒙斯澤明年當路檄侯平役長城麟年已踰耋居常寢疾侯至風聲所震扶杖往觀遭於卞山之麓歡若平生匆匆呼酒僅以再酌侯行而問曰此有山曰天目公知之乎高三萬六千丈有竒週廻八百餘里上下龍潭一十有二泉源百派支出多不可知曰東吳曰吳興曰中吳四顧皆山莫之與京夫物有

峻極如此其受氣必多多則容物必大一麟所守之土在焉山經范昧不知何以處之麟曰嘗聞其名不得其詳敢問其山之德侯曰微哉微哉一麟視篆尚淺也獨愆陽霪雨光怪百出是吾憂也麟謝曰吾方朽於丘垤之下何以示復及此卒酌而別明年仲冬觀察與棍謝公少南過訪至自京洛麟以江侯之問質之公曰江子以道守官非徒問也昨問道於予欲觀子臣弟友之學以予三督學政又嘗共圖建學又曰廟成尊崇孔氏之

徒遡而上之將無師乎虞夏商周或非一聖聖固相
師也學成敦奉今王之法仰而求之將無學乎庠序學
校古非一學學固相因也至一麟之身則偶墜焉痳通
邃古何以追之因以士習文體示之殆未盡也明日觀
察握手言别諄諄謂予曰若江子可謂好學也已矣吾
二人舊學不忘切磋相成不亦可乎又明年天目山中
陳叅知棟塘公良謨狀來亟言學事若曰江侯克㾜厥
心惠我州人永永門人陳敬則葷尋源討流箋記晰晰

廟學創始於洪武己酉增飾於弘治己酉迨今嘉靖己酉百二十年間本已荒蠹又歷辛壬癸甲傾圮甚矣侯日惟惋惕乃述州人迫切之狀告之當路當路感動時惟桐城阮公鶚太倉王公忬績溪胡公宗憲邢臺趙公孔昭宜山陳公觀衡建業謝公少南江陵姜公廷頤許州徐公洛皆同聲報可財取公羨力取民隙合前府判唐侯堯臣今生員吳惟堯典膳吳明良所助共得金若干損益調度咸若厥則又時以贖刑之金足之是以厥

工底績若神首文廟成兩序從焉東序又東啟聖祠焉
西序又西神御厨焉次儀門成左祠文昌鄉賢並焉右
祠名宦土神列焉總以戟門皆在泮之上又其次明倫
堂成前有精舍東西分教齋焉後有高亭敬一刻箴藏
焉公廩官廨附堂左隅皆在廟之西爾乃繚以周垣巍
然煥然實生肅穆足慰斯民之心落成之日侯以厥工
馳復諸公阮本文宗實專其槩遂請公記事阮曰吾方
有事軍旅汝曷告夫南坦阮又嘉侯丕績遂勉承兹役

侯曰麗牲有石已與諸生卜吉麟方瞑眩起而濡毫乃曰三才廣運羣聖迭興極軌之來已非一日苟為世用者將弘其化思執其機能勿勞乎因侯之跡求侯之心必有弗營而遘弗繪而文者存乎其中盛世不加隆叔世不加損爛然星羅凝然岳峙農工商賈不戒而喻子臣弟友不招而入舉國所不及知而侯獨知之者豈必親操版築日走宮牆之下乎盖自侯問山下麓講道長城吾與謝公固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嗟乎列星為傅嵡

岳降申固皆受氣之多也天日於我何有哉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固奉若天時也宫牆於我何有哉薫迎有術雨暘時若光怪悉為休祥理則然也君子之道立乎此而叅於彼也並而三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下學上達夫子行之學之者惡乎不然今日師表人倫者忝我髦士春秋各一其業以時稽程天下無事則習俎豆而究遺經有事則修戈矛而收獻馘文事武備無乎不講伊周方召共惟帝臣當倭奴弗靖之日江侯拳拳於斯可

謂深識遠覽不為細人之圖因是而求在昔命州曰安曰吉豈無意乎訓曰在知人在安民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亦此意也德輶如毛侯克舉之吉士由之而出民其安乎百世之下不以予言為謬然後知斯州之名於是為稱敢以斯州斯學為斯世賀藁初就復於侯侯拜稽首讓於同官曰霍君與球周君時協恭之力若學正何君濬學訓羅君佐顧君有光辛君光佐贊助尤切大叅陳公蒹吾輩又咸賴之恐皆法所得書悉書之麟惟陳

公兼教終慕道在子車之機卷懷以時力追蘧氏之玉
郁毋全懿有編麟諷詠在笥垂三十年公家大其門閭
正以化民興行此有副本敢告僕夫寓於尊經之庋可
備第三已酉文獻之一抑有風教之實

重修胡安定先生墓記

湖州郡城南何氏之陽宋安定胡先生之墓在焉皇明
嘉靖乙未侍御張先生按浙是冬蒞湖州按事畢謁先
生之墓俾郡守劉君督其僚屬繕治之十二月厥工告

戍侍御謂余記其事時郡學教諭鄢君賁來鄢之言曰胡先生崛起景祐慶歷間歿而墓於斯歷元逮今總數百年固擁為茂草迺有侍御惕然振新羣公庻正罔不奉德於是筮日台徒乃芟乃剔乃啟乃闢蕪穢既治神道正直遂崇爾封亦崇爾墉封碑大碣屹然在中豈數之窮而會其進耶吾聞古者武墓而不墳防之始葬猶然今侍御之舉不已厚乎厚乎麟作而歎曰深哉善教之入人也侍御之施於其道不於其人惟墓斯存賢賢

有象以妥以安遺靈孔嚴後之士將因其然求其所以然式於斯尚友於斯固有在於松楸壤土之外者昔比干之墓周武封之後世稱比干之烈者歌周武之仁維墓有役豈顧瞻愴惻尺寸之情哉鄢曰侍御之心夫子知之道則云何噫嘻叔世明王不作善治日遠幸有二三子出以其中正淳龎之氣倡為體用誠明之學若規矩準繩立於此而物不能違及其久也薰蒸融液道業寖廣人欲以退天理以進善教之澤斬而復生吾道將

不在茲乎宋興師道如縷先生乃作當時學者曰安定胡先生惟先生有身化以端教本故經義治事之法立而浮華本實以定廷議士論翕然歸之迹其烈始於湖及於太學將盡一世明睿之才崇其術以授以淑循循雅飭之風幾還隆古士奮其間若生乎百世之上當時師之所以授弟子之所以學豈直聖賢之緒餘哉今日吾黨經其所謂經事其所謂事曰非先生之徒不可也功加吾道豈有既哉侍御經術名家眞才作用憲節所

向其風移如夷考其度若一錢一粟亦不易出至先生之墓則獨無所愛謂非道化攸關而加之意乎故守兹土者宣其力典兹學者相其成要皆經義治事之餘也鄙曰微子之言幾喪吾往斯墓之役我侍御崇儒重道之盛節激昂雖多此其為大夫子書之鄙又曰獨斯繕治也哉侍御又俾叅藩洪君憲僉焦君求先生之裔孫授之田廬復其家為斯墓永永計並可書也用悉書之侍御張名景汝陽人叅藩洪名某莆田人憲僉焦名某

宛陵人郡守劉名基成安人郡學教授鄢名某豐城人先生裔孫曰聯芳本如臯人今為烏程人贍田烏程縣官田一十六畝有奇廬舍地烏程縣鶩行界官地八分有奇

峴山逸老堂記

吳興山水清遠聞天下郡城南三里衆澤所會曰碧浪湖迤西二小山曰峴山曰浮玉在湖之湄峴山舊有窪尊浮碧二亭顔魯公蘇文忠黄忠文三賢祠焉郡城蹲

據弁山三川五寢布護其北天目諸峰會萃其南其陂塘沿渚循而下者漸廣諸山旋遶者漸伏道塲車盖二山又南扼諸水漁漾其中凡五折而至以故山在湖後者曰前山峴山浮玉據諸要會而蹲踞焉呈奇獻秀於桑麻萬井之中潛靈浮玉一拳石之間有吞吐清遠之象造物之所珍秘若待賢而彰也社人遊焉曰弛厥張或攀依巖谷流憩曲房或蕩漾洲渚言采其芳非鵠起而立則鴈序而行矯首雲物傾耳滄浪以時共酌各賦

所長雖仁智之樂靡同而雨澤相麗或適其常病可愈憂可忘世可遺老可康一社而去每社不忘匯湖之深匯山之高以松以喬吾人之遭嘉靖二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戊申實社人之八會也别駕楚東湯公節推箕谷馮公作堂以處吾人大書逸老顔之堂楣是日登飲成事翼日我齋吳翁率衆張筵執爵為對酒數行乃颺言曰二公克念吾黨恢弘如此前所未有俾我社人上擬香山洛社甚盛心也恐不可無述偕一庵秋官

唐子十有二人揖余使之記事麟謝不敏我齋應聲曰
昔者甘泉吴子創爲雅社子實相之今二十餘年始在
之人惟子獨存子又何言麟乃敬諾楚東爰率其屬曁
社人陟降巖壑周視歷覽自堂徂亭靡所不到逸老堂
乃在三賢祠上堂隅右折而升得巖突可臺迥出堂背
端臨浮玉題曰朋壽登臺俯視浮玉山若砥柱之在洪
河廻簷平眺東寢南漾皆踰岡越阜可見光若鑒空浮
動於屏障之間所謂清者遠者玆亭皆俯而有吾社人

深幸其有遭也斯堂之役始孟春望終仲春晦凡四十有五日告成麟乃退而尋源討流得一庵唐子之疏其略曰以春秋二社為期當事者治具先期而到次日乃已並用燕服衆寡不拘先後繹來出入隨意供具不華止折簡不邀長揖不拜論説不譁陶情不醉盟神不禱再考箬溪中丞顧子詩紀曰第一會歲癸夘秋社始會期而入者某某不期而入者某某是會實逸老為會之始張石川曾畢而歸得宋耆英會文潞公等十有三人

圖像作書遺麟令石庵宮保蔣公等亦十有三人可以不愧前修夷軒于白石見喬梓之嚴焉苕溪於石岐見二難之具焉一庵于潯陽見授受之真焉石川又自謂於諸老在朋友有金蘭之篤焉楚東箕谷延賞褒嘉開堂表俗大書特書記之金石以垂永永儒術治範可以仰繼坡翁梅溪令德顯顯上下輝映皆洛社之所未備也又云文璐公王宣嶶並以留守預求入會猶今日潯陽白石之例亹亹千餘言為斯社賀麟誦之潛以為憂

夫社義惟神社曰惟戊其制二十五家王者篤近乃社務民義乃社知幽明之故乃社生民依依其端甚小舉一社而天下皆然是合天下而社然後漸大今社必縉紳會必歌詠休聲四達洋洋濯濯隣境畢至不已泰乎或不若二十五家之約也邇厥大猷惟一庵唐子能約情於人已之間劾力於老壯之際矢事同心起而盟社是類族辨物與道偕行矣石庵諸老後先畢集履信思順得非中正而應乎獨處亨忘戒或非君子之貞是以

憂之吾聞道貴有終文忌太著同社之人合損有餘以
補不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昔在甘泉吴子憂之其約
曰斯社之興將以淑儀寡過義求其備吕氏藍田有約
交欲寡尤范氏座右有戒是以當時之會莫敢不恒其
德今先生歸然廟食可考也豈不以斯會四倫百行攸
關先生特加之意吾人因其言廣其義益求古訓更相
勸勉又推而上之黜華靡崇雅篤使天下知名教有地
此世此人此社則此山此湖多矣乎有遭於我也我齋

聞之喜曰審如子言斯社將與國社並永石川之賀子何憂乎吕約范戒猶此堂之有門有基必揭之以告同盟社人名號爵里則書於下仍虛其半以俟來者呈之二公曰黄髮雍雍風教烈烈惟某之作亦某之責悉書於石

浮碧亭記

湖郡城南二里許有山曰峴浮碧亭在焉正德已巳東南大水湖郡堤防盡决民用阻饑庚午又水郡倅滇南

侯君君錫適以其職而來乃周覽跋涉殫思竭慮往勞必於峴而憩止焉明年河疏堤築歲以中稔民乃請建亭館於上以為君游息之所若曰猶召伯之有甘棠者君弗許曰而未大裕也又明年疏者以達築者以固水至不為害歲且大稔民復以告君君以告之太守太守曰吾聞魏公之衆春有園蘇公之喜雨有亭從民攸好子其圖之君乃畜財鳩工不逾旬而亭成以間計者三以楹計者十有二登亭以眺碧湖在前浮玉在下道場

何弁諸峯森列環布流者如止峙者如至爭秀獻奇諸景畢會落成之日太守與客來飲其上顧而歎曰美哉亭乎天蒼蒼其下浮𣢾峴憑虛而中出也題之曰浮碧郡之文儒盛為詩歌惟是作亭之義君屬予記之予惟君子平政用物履中思順而已勞逸有節遊觀以時臺園之作在昔則有葢言中也古人之於民也功加而後役之故役而不勞勞而不怨子來有頌葢言順也浮碧之役始以宣勞而協民心終以致稔而煩民力邦人樂

之太守名之君子歌詠之其庶幾中順之道哉今君水利之修惠及千里而作亭之制不踰數亏又有得於畢宮室而盡力溝洫之訓者是宜有述俾後之厲民而自逸者有所攷也

清惠集卷七

清惠集卷八

明 劉麟 撰

碑

邑侯萬西原去思碑

西原萬侯治長興政成而去民思之不置於戲此兩漢以上事也今復見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好惡拂人之性亦出於偶然古義不終絶也良

以大夫治行久而愈光雖州里之近凖之天德王道罔不合一葢政無大小得其本則萬化從之則然也雖異時亮天熙載有二乎哉南坦麟病垂死兒輩禱於神祠逆諸思者如泣如訴禱竟不去兒問曰老有瘁色何也朝不食歟夕不食歟不然則無衣無褐也渠曰不然客歲無禾中稔蠶績亦成第丙辰以來賦繁役重二月之絲五月之穀皆已亡諸隣里正不知何以卒歲或曰時事使然悲無益也老曰吾不徒悲思萬侯而悲無依耳

賦匪常賦役匪常役何代無之萬侯平其政吾無憂也
昔者徭有偏重毒如天災侯實憫之乃括查丁產叩為
十段以此輪編百役惟均彼秦越其民聽其流亡者其
侯之罪人也踵侯之武吾黨自食其力瘁不至此侯乎
侯乎治常如此實生我也如之何其弗思乎又曰我侯
孔武沈謀潛運足以定國安民方倭奴深入閩變惕然
乃遍歷湖山度其形勝守要於山設險於水可戰者以
戰為守可守者以守為戰藏以九地動以九天使民如

神姦宄恃以無恐爾乃選精拔銳朝夕訓練戰守之法
親長之義無不申嚴恩信皎如日月望其氣知其兵皆
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者此無他分數定而刑
名精也方張之寇闖之逺遁一邑生靈賴以安全彼權
謀家快心一戰流毒四境死轉輸者十一死鋒鏑者十
九父母之責誰其任之其或膏粱紈綺不教而戰又其
最下皆侯之罪人也踵侯之武吾民將萬年保其家室
侯乎侯乎應變若此如之何其弗思也又曰我侯靈明

有相若古鑑無埃也懸金於門死囚歸獄減耗於倉輦任畢來民以為神我侯奉職如此思之若廟見神明何時而已侯善政孔多吾輩衰老不能盡述幸逢儒秀為一拾其遺兒曰曩者盛夏天時久旱侯乃率屬虔禱徒步蔬素或陟在巘或降在原三日得雨侯勤苦不已又三日得雨霶霈歲用大稔萬姓賴以生活老知之乎老曰吾黨本從侯上下潭洞拜舞之人野廟匆匆庶其今雨某有罪焉兒輩又曰昔者隣邑縱虎出匣捕收小兒

侯極力救護幸不盡捕官失其綱五霸蠭起搆成大釁翁知之乎翁曰吾小兒在捕仁恩淪膚浹髓今適遺亡失今不言侯善泯泯微子之言獲罪於天廟貌森嚴神必殛我兒歸具述歆枕聽之心戚戚不已嗟乎麟亦仁覆中之一也百口之思與老人何異無何諸耆舊叩門一老前致詞曰祠中之遇吾黨不能已之至情也幸夫子筆之於石久之將物於物而造化之變與之俱往豈不惜哉嚻如聚訟訓師張君崦山亦來問疾因聞諸老

云云張怒形於色叱之使退師且曰汝等知其然莫知其所以然也一貫奉侯最久自下車以至就徵常禄之外一毫不取於民凉凉行李送者悲嘆故事公者遺侯一無所受富商巨室聚金二千有奇追之雷淀荒墟暮夜民或言之侯嘆曰此物奚宜至哉麾之使去兩舟判然嗟乎夫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雷淀之却與楊闗西四知何異大節如此肆令諸政風行草偃皆本之此良由至大至剛之氣侯能以直養而無

害其所以然也老人之請幸夫子許之乃颺言曰吾所聞者則畀於是麟以安仁之故得與太翁前霸州公共守鄉例歳時入飲魚魚相懽俟以家範忘其所謂尹者翁亦譻譻申説家常酒數行翁曰吾育此子恩斯勤斯又誠憫斯生今學古物之則也吾生瞻慕者宋司馬君實也兒五六歳則以馬公五六歳事訓之兒十五歳則以馬公十五歳事訓之豈不知古大賢不可企及秖恐杜季良豪俠之風先入膠不得脫吾志荒矣不然婁師

德可耳麟得之嘆曰橋梓之志如此豈可量哉今侯宰邑退若處女及其臨事勇如一國交神明却強敵德盛政修所居民安既去民懐求之兩漢循吏何以加諸夷考君實當時君子稱之曰能受盡言又曰如麟如鳳不鷙不搏霸州之大情可得矣歲癸丑霸州歸南昌亦時時書來詞指一致今侯之所施設無非是物霸州可謂善教侯可謂善學根之深者其光華是則其所以然也獨求侯以跡非知侯者管窺何足以盡豈宜書石老人

嘆曰吾黨死期漸迫惟石是賴麟曰此峴山羊叔子事也今百世之下知有羊公墮淚而忘其石是羊能傳石石輕而羊重也宜圖其永老曰不然吾黨所重在石南坦子年亦八十有四即嫚罵曰吾過矣諸老之言是也一笑起而走筆侯江西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諱虞龍別號西原先生諸老又曰同有是思者庶老若干人方中人已礲諸碑願采之書之碑陰

墓誌

孫太初墓誌銘

太初不知何許人自稱曰關中人人亦曰關中人湖南雅社西溪龍致仁題其名曰太初關中人正德戊寅秋八月僦居湖南之後林村是歲娶妻已卯舉一女庚辰二月二十日卒無子未卒之三月甘泉吳汝秀玉厓陸如崑作湖南雅社得五人太初在焉甫會於甘泉之太古居太初獨不至社中欲規之太初且疾革衆將視疾太初忽以後事來告告玉厓曰葬吾骨得名山焉告邦

直之家曰收吾書恤吾家告麟曰題吾墓且銘諸幽持手稿若干卷告衆人曰晉安鄭子繼之知吾言是在繼之比麟往問太初方苦渴撫膺太息曰苟不作速化斯已矣麟曰結纓易簀何人也乃黯然伏枕安于疾察其肌理美好如平居疑其有生也叩名醫之門再拜為之圖至則無所庸其術又數日竟不起既斂之三日玉厓卜葬得道場山麓曰崑也無宿諸將以近某日行事以是銘不及其葬太初之卜隱湖南也實主施子邦直問

婚得張氏遂與邦直聯婭其在交遊為最厚屬纊之日邦直方會試禮部不相及歸而哭諸墓反于室有餘哀顧內子語曰太初以大義屬我安忍愧其言而語而妹曰矢厥志之死靡它吾固恤其家乃數遣姆氏往諭意還報皆曰諾無何繼之來弔收太初遺稿將以梓於世邦直得之述於狀來徵銘曰吾恐太初墓且宿草矣先生其終之又相向垂涕洟而言故退而序其事為之銘太初諱一元太初其字也生七年而警敏不常十三讀

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有遺世獨立之氣辭家去入太白山守中致虛以為常因以太白山人為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學士遁迹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為詩先氣格有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和馳其聲於四方其初至吳興與吳甘泉遊時年二十有九尚未有室既遠鄉井又寡兄弟形影相弔怡然終日望之者見其眉表烱烱魁岸廻立争相駭慕嘖嘖皆以

為仙麟與凌時東嚴季祥施邦直則以語孟緒餘時時向太初談説始若疑中若詘終則釋然安以悦卒能使太初棄其學以吾黨之學為學者邦直之力為多然而尊賢取友太初亦自得其本也吾人望於太初者何如今則乃爾於戲天乎殆不欲吾雅社增重於世乎何畀我良友之晚而奪之早也其或厭我凡近遵彼舊學羽翰而去乎何幻景遺光一耀而不留也孰謂風槩若斯人者俯仰一無所遇而究然以死也令而後知人之工

詩不獨能窮若太初者吾不能不致怨於其詩銘曰猗此踔犖離羣絶伍揚皙虬髯雲蒸月吐攬岳浮江窮奇弔古玩世豪吟興衰黜嫵駕材于白用格于甫蹊徑若存一變至魯遯迹吳興鸞棲鵠峙擇配于光取仁于士力践精求曰今覺是駿足方馳蹶則弗起嗟嗟太初未見其止朝也有聞夕也可死載銘爾幽慰爾以此

大理寺卿陳矩齋配朱氏墓誌銘

矩齋昔在御史端已率物不激不隨其氣穆如百僚敬

憚麟得之獨詳何以故御史臺曰道總十有三刑曹曰司亦十有三相去僅一園棘曹吏出入道焉政事亦時有關白麟初為曹吏矩齋在臺長居數年矩齋出按畿輔澄清之望尤烈時麟進秩員外郎奉璽書恤刑至其按屬乃取矩齋之斷案而平反之每詳一獄輒興一感悉得其禁姦除暴之法仰而嘆曰天生矩齋真御史才也正德丙寅矩齋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無何逆瑾以私忿矯詔廢為編氓麟聞之為之推案廢食戊辰麟出守

紹興廢如矩齋辛未瑾誅吾黨各以其職名用初聞公
貴陽兵憲若麟有遭仰而嘆曰治表輝輝不圖今日見
之自是矩齋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以至
今官譽望日隆其卒於官也執齋劉少卿玉狀其行紫
巖劉學士龍銘其墓訃聞中外悲悼不能已皆曰執齋
紫巖之文可謂實録士林同聲嘖嘖曰公字克謹行亦
相符今已蓋棺天地完人然厥配太淑人之賢莫之知
葢矩齋嚴凝之至也今嘉靖丙午十二月八日太淑人

辛戌申八月望公子應期應奎應和奉狀泣血來請銘予不文且朽力辭三子者請益力先是乙巳應和為其子履贇聘吾兒牖第五女麟實在婚姻間居嘗論廷尉公知與之舊如前所云故辭不獲力疾次第而銘之按狀太淑人姓朱氏諱玉字温如朱吳中舊族世居歸安縣竹墩里大父廷瑀號愛蘭性倜儻有藻鑑才父旭號西隱性沖澹有太古風妣丘氏性温順生太淑人夙有女德祖父並愛之擇婚得陳矩齋名恪字克謹矩齋其

別號也裔出漢太丘長寔之後至宋諱缜者由長興徙居東林洪武初曰公祚者以税户甲天下公祚生琦號耕讀琦生斅號尋樂斅生五子矩齋其季也矩齋弱冠怙恃俱失太淑人始歸於陳耕讀翁高年治家嚴甚子姪輩有越禮者譴責弗少貸獨太淑人執婦道能順其心故矩齋得肆力於學以詩中成化癸卯鄉試丁未登進士第矩齋由知宿松縣累官都御史入正廷尉颺歷中外所在有聲國爾忘家無内顧憂以淑人為之配也

國恩京官三品以上任滿者廕子没有祭葬矩齋以風
望夙著副都御史任不及滿改大理大理亦然曹司以
文法拘太淑人具述勞勩乞於朝廷特允其請錫典明
備葢殊遇也初矩齋貴太淑人紡績織紝如故或止之
曰我自樂也事矩齋三十年如一日為置側室沈恩常
逮之撫諸姪無異已出遇鄰媪野婦莫不有禮僕從有
犯欲撻之先流涕性慈仁類如此男子三人並淑人出
矩齋卒時冢子應期甫弱冠次子應奎次應和尚垂髫

太淑人率之歸葬既葬謂諸子曰汝父勤勞清白終始一致產業自祖遺外無分毫增益汝曹所親見者宜各努力務學以無替先志平居寛仁懇至獨勸學未嘗不正色厲言命之從師遠遊應期以廕授南京光禄寺署丞歷署正陞廣東市舶司提舉應奎以選貢待選吏部應和以國子生中順天鄉試第二名太淑人初以矩齋貴封孺人勑命有云揚芬令族儷美儒門職能供饋祀之勤居不廢詩書之訓繼以應期光禄例得推封所生

加封太淑人誥詞有云順以相夫慈能成子宜頒渥典
增耀前封鄉閭聞之以為褒中其實生成化丙戌四月
二十一日距今卒享年八十有一應期娶張氏封孺人
應奎娶沈氏應和娶潘氏女子五長適光禄署丞吴鳳
次適太學生潘應元次適錢塤次適桂林府照磨吴鳳
喈次適舉人閔宜〈幼〉孫男八履賢娶閔氏履貴娶黄氏
俱府庠生履謙娶吴氏履貞聘吴氏履吉聘俞氏履賛
聘劉氏履順履實尚幼孫女十一費守經孫承烈俱庠

生沈棐舉人陸稌王杏閔一元嚴濼皆其婿也幼者許聘沈伯陽沈紹元吳應守吳士讓曾孫男四夢龍夢麟夢鯤夢驥女二應期等將以戊申十二月十三日葬於祖塋之傍與矩齋合雙橋朱子作狀至於三子彬彬父風曰清白吏所遺曰廷尉之門宜然曰太淑人善教之力嗟乎世濟昌期夫子立德於外閨壺助美於内徤順攸宜福澤無已褒典再承遐齡八袠天實祚之俾其興陳於戲休哉銘曰素風猗長愛蘭猗芳未窺其蔕而襲

其香女士婉婉壼儀彰彰聿相夫子刑于家邦帝褒曰淑允若天章於惟廷尉敬儉有常栢臺獨立乃紀乃綱峩峩豸冠表儀巖廊時維思齊以顗以頎公不瓦合吾不毀方公不黷貨吾無厚藏公不茹柔吾不吐剛平反考業秋肅春陽正色猶存落月在梁嗟公盡瘁幸母壽康孟機辰告于門日昌生死承藉如衣載裳代終有終三駕一凰四德孔懋四國靡雙豈惟不宪克衍厥慶時我焚筆感而銘章列于若堂用詒不忘

山東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誌銘

大夫諱某字某姓邵氏康山其別號也大夫幼稚不華弱冠補烏程學弟子員督學者至每試褎然首冠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試春官下第慨然築室月廉山中研窮性道獨覰靜養若將終焉比再試不與計偕棟塘陳子以君臣大義反覆論責大夫屈服乃再精程式之文比卒業南雍主于陳子官舍昕夕相切磋者踰年時涇陽呂公東郭鄒公出陽明王公甘泉湛公之門方迪德

講學上遡濂洛大夫則崇孚尚志私淑羣賢上下論議揚搉參訂根極閫奥時已充然有得羣公契與日深事竣乃交相贈處珠玉爛然時大夫過我臥林與語竟夕麟愧不及也語竟又督責曰陳子之母某氏清貞峻淑玉瑩金精是得乾坤正氣以生子無一言何也麟恐懼謝過明年其門人許子某適來因劇談王湛呂鄒以及大夫之學許亦循循雅飭究究康山風度麟因嘆曰大夫之學豈惟善其身哉許子之父西溪翁亦曰吾遣兒

立康山之門不為進取計也嶙益嘆服大夫還山憤悱有加左圖右史檢飭蠲静屏几盤盂悉有箴銘操觚染翰遇天地君親師字必斂容端楷雖造次亦然所著詩文兠發天真得情性之正東湖費子語人曰康山子庶幾恭而安者聞之者以為然嘉靖乙未始舉於禮部登進士第授行人丙申奉使秦藩大夫儼而恪廉而文正體臨物聲稱籍籍累遷司副司正工部都水郎中咸舉其職郎中出總漕河水政修復又檄入監督鑄錢乃利

興弊革尚書廿公曰公廉才練吾屬無如邵君明年皇
上建九廟檄大夫治其工是役也財力繁浩又聖情隱
切庶僚罔不業業大夫夙夜靡寧左計右畫抑濫縮浮
宿蠹咸正用是功成神速公私節省忠勤恊於上心白
金文綺寵錫非一比工迄而大夫勞瘁甚矣公議當得
異擢銓司所議亦然時有以崛强惡大夫者公議一阻
出為令官雖建節州治然壐書所控甚大某州某縣某
地曠衍且逼近京邑貂璫貴戚之族充滿其門民性暴

悍每憑藉貴寵輕生肆横昔稱盜區久號難治大夫至則申令正俗首詰戎兵國威既布爾乃興學論道務專導化能不鄙夷其人無何彬彬向風稱善地矣丁未秋屬當武舉武士咸集於保定府大夫往臨柱史四明馮君按部亦至方與共事大夫忽搆奇疾暴卒馮君驚悼率屬治喪躬視含斂復經紀行李語人曰斯人云亡民之無禄悲慟無已聞者感激舁輿南歸非其部治者亦莫不設奠致哀以德薫也於戲天乎大夫蘊藉如斯其

所設施如斯誠有未盡獨蓋棺之後鄉評士論曰康山
子理學儒臣人無間言王臣蹇蹇鞠躬盡瘁大夫其庶
幾也某日大夫之甥前翰林院編修潘某奉狀來請銘
辭不獲序而銘之按狀諱元者在宋事英宗官至翰林
學士世主以國器稱之越五世某高宗時扈從南渡因
占籍湖州之烏程遂為烏程人四世諱某號中齋以貲
高能振人人咸德之中齋生茂翁生約齋生士謙生昇
昇治易洪武己卯舉於鄉成祖改元授行人奉璽書使

河南北曁山海迤西俱稱上意兩被燕賜使琉球卻其國王刀劒沙金諸物事聞於上燕勞有加尋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以詿誤謫逮濟寧者十年宣宗皇帝即位用薦者起為福建邵武府推官僉事公生瑛官某府寧縣縣丞志行清苦學者稱之曰泊庵先生夔是為大夫之祖夔生某號郭西居士配殳氏生二子長棠次大夫以大夫貴贈某郎行人司司正殳贈安人大夫配張氏封安人無子棠一子繼禰餘無昭穆相當者諸長老陳棟

塘輩議以內兄張君沖第幾子子之曰元似娶施氏女二長適翰林編修潘某次適長興縣學生員臧某卜以年月日葬某原銘曰有覺康山夙抱遺編撫憤閒居妙契深研尚友一世以淑以傳遭時陟華聲實昭宣秉節圻封戮力事天訓兵養民惟日乾乾天胡不弔毒我才賢長衢軔發中道崩騫惟後弗孤惟良弗年羣情並憾嗟誰之愆柱史始終琴鶴南還委身殉公臣道聿全銘詞孔悲揚於重泉重泉汎汎婺血漣漣上下神祇恫囷

不然

上林苑監左監丞松峯包公墓誌銘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三日松峯包君君用卒卒之明年冬十月既望其子無為州判官延齡率弟延慶衰跣造予臥林拜且泣曰吾大人見背兄弟卜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金蓋山之原願先生銘諸墓悲哉予識松峯舊矣銘不可辭也昔在弘治間予官為司冦屬壬戌春三月大司冦閔莊懿公疾同官往問疾予馬篤在同官

後將及門松峯先入既而同官諸君入且出予乃入邂逅松峯于莊懿公之第君出莊懿公目之曰是上林録事吾鄉樂裕人也酣觴取適可以不入帝王之門令僕僕一官以其父南山翁在也録事官有常入渠一切不取此其志豈可量哉予聞而奇之諗于心曰乘田委吏可謂無人乎為親宦遊毛氏之檄也自是往往接君于候朝之處望其背若負視其襟若抱豐頤揚皙融然可好及相即也端慎寡言氣孚其貌善觀人者不聞莊懿

公之言亦可以得其為人矣越十年正德戊辰君陞光禄寺掌醖署署丞丞例得貤封父母於是勅封南山翁為徵仕郎如君官母葉為孺人君乃製烏紗帽珠翠冠若文繡佩玉公私服物凡九十其襲馳以為獻至日南山翁坐堂上開緘走堂下盥洗結束北向拜舞仰天嘆曰渥哉天恩兒今致之吾老不能報惟天子萬壽兒守而職尚慎旃哉既罷乃出見鄉鄰頭角顯然周身爛然觀者嘖嘖翁遂伐石購材作寶訓之閣高七尋有奇繪

五文其上納龍章鳳篆于中由是包氏之門屹然高大映城郭矣郡士人具壺觴烹羊膾鯉又求四方難致之物無遠邇皆至至則修容飭屨登堂為壽翁迺酬賓燕族揮金無筭笑語懽醉夕以繼旦如此者數月乃已名柱史耿公擢吳興太守聞翁賢下車未幾即登堂再拜由是南山翁之名動傍郡良以松峯為之子也君每欲棄官歸養翁安其榮固拒弗許未幾銓曹察君能秩未滿輒遷今官地分視前迴絶拜命之日公論不以為異

葢録事之勞有以基之也歲辛未南山翁以壽終君歸終制當謁選州司數以為促君固辭不行人以是知君前守光禄上林凡以慰南山翁耳莊懿公之言至此益信鄉評由是多其孝嘗改剏居宅或謂昆季且長居可異矣君曰此薄俗也不願效之惟同堂以共賔祭異室以處羣小則吾之志季心感悟竟如其言南山翁頗有厚積君顧謂昆季曰惟若自取我則收其餘耳骨肉間百爾處分大率皆然鄉評由是多其義里居之日士大

夫咸樂與遊或鳴絲傑閣或艤棹清流暇無不觴觴無不盡容與勸酬或四座競起巨觥交至君取次巽應雖百罰不亂一日太守松石劉公在座特取大爵置君前浮以大白終飲不易君不吳不敖成禮乃退松石語人曰是非徒器量過人寔敬慎有以將之也與人接每見愛重如此生平少疾嘉靖乙酉夏偶疾疾小愈愈且復作再愈再作竟不起比卒之日聞者莫不感歎交相謂曰國家太平景象松峯係之矣郭有良田居有廣宅背

山臨流數時歎節生紈綺仕京國老觴歌首丘穴賔容
雲興子姓山立身無後艱世有遺擇非熈皥相仍家豈
易得今葢棺之後口無擇言身無作行善飭其身令終
以正嘘吸光華者六十餘年非天地凝定和平之氣胡
以釀之是豈人人可身得哉於是輓歌傳誄同聲並作
哀其死如頌其生噫嘻終始若君可以觀治也夫按狀
君姓包氏諱文壐字君用松峯其別號也生景泰丙子
享年七十君世為烏程人先有萬六公者元季奨三碑

鄉墓今有合抱木歷榮齋仲賢宗禮凡四世至璿璿寔君考即南山翁也翁配匡生伯子文璧繼葉生君及季子文璽君配張早卒繼李亦卒繼吳張寔都憲張介庵女姪其卒也介庵銘其墓與李俱獲封為孺人男子子二長即延齡張出配臨安太守王秋伯先生女卒繼吳又卒次延慶郡庠弟子員側室沈出配范女子子二長適孝豐許承恩次適歸安沈經孫男五曰守純聘歸安張朝重女曰守一聘烏程王克弘女曰守紀早殤曰守

約守縝尚幼孫女一適歸安嚴介銘曰鴐行夙逅騂騮在廄天垺天圓弗馳以壽國施允厚國惟之覆名駒孔裒駸駸載驟銘詞洵懋聿昭爾後

墓表

尋甸太守馬碧溪墓表

嘉靖某年某月安銓之亂尋甸太守碧溪馬先生繫獄於滇冤疏上御史臺以為難碧溪之子一龍訴於闕下其略曰父性魯由進士為給舍忠鯁獨持為邑佐及令

廉循愛民猶子龍蚤歲即承家訓以忠孝大義為本父在滇之日孤身萬里志存報稱知父忠憤必不顧私今不幸有事握兵執憲之臣皆若無與而臣父乃遭文致獨深天高滇遠父志無以自明臣竊痛心念惟父子一氣臣父必不負主臣龍不忍負親乞械繫下滇雪父之辜不幸獄吏殘苛龍請代父之刑必不可代則願與父俱沒激烈之請不可覃述疏上公卿感嘆行道泣下天子憐之命所司覈其實時南垣子守冬官實聞其事惜

當事者頗以文法相拘竟不能出古人祥刑之變例一為之所孤子龍父子之志悲哉然亦以是坐疑再論釋碧溪而羈縻於故舍然獄事未盡白也龍乃悲傷骨立將再疏其詞尤烈碧溪書來戒之曰兒毋毀代天王聖明吾事且直但老在網羅亢宗一念則以屬子今天下大比取一第以成前志吾願足矣代罪之疏勿復上龍奉書且泣且試試終主司第其文為順天第一人録經義論策進之睿覽程式天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

也録至碧溪子曰微吾言兒乃獄下從行親屬耳今若此復何冀哉時碧溪寢疾方瞑眩於藥即日遂不藥不食從僕問遺言碧溪曰我死由瘴癘戒吾兒龍慎勿入滇語訖端坐而逝訃至龍哀毀幾絶即日焚所懷疏草而奔麟追之不及見而返明年夏某月碧溪柩至自滇南卜以明年春月日葬於望思原龍徒跣泣血請表諸墓貴州左參政陸先生實為之狀曰馬大夫生七月遭毒蛇以舌舐其眉額振而毒弗傷成童穎異出於羣兒

甫弱冠日誦數千言古經史至星歷醫卜之書罔不究竟為文立就稿不再易己酉大魁南都七試春官復魁天下三十未有子或勸其納婢大夫弗聽已未始舉一子即龍初官給事中正色論議多俾益為平陽丞簡煩除苛政化大行有民風感應諸篇傳於人開化礦徒之禍御史檄治之數言而解列栅塞穀引水浸沙開化賴以至令遷順昌令平陽人立石思之大夫至順昌猶其在平陽更俗導民禁巫風開正學民用大和曲靖之行

子龍沮之大夫曰有不可化之民乎吾方以盤錯自試汝第向學明日單車就道鄉人壯之守尋甸之日撫亂銓得羈縻法銓頗効順治績垂成而生事者督銓大急以至於斯今已矣鄉人莫不傷之未幾約庵都憲周君至因論及同官時事喟然嘆曰賢哉碧溪端直毅方常怒目而視金張許史之徒其志將大有為正德間奸權擅命碧溪鬱鬱抱孤憤故不安其位也謫官之日言笑于于以去為得已冢宰硯其然服其賢自訟其失某實

聞之以故有平陽不數年而進二千石亦謫例所未有也追思生平氣義尋甸之宄猶其去平陽也世歴嘉靖同時知已散在四方遂無以自明四坐聞之色動咸曰陸先生狀古良史也本所本哉嗚呼制行如碧溪先生者可覩也已尋甸奚宜至哉予嘗仕滇知南夷之故銓之禍伏久矣碧溪適與之逢求一人以應之以兵曰鎮可也以守曰藩亦可也以綱維曰部使者亦可也以近民則碧溪焉耳得其實致銓者誰歟覆盆之下有尋甸

焉日月之光不逮也況京師去尋甸直萬里哉獄狀可盡信乎無已則稽諸天碧溪負沈冤子龍取高第又當明主右文之日其所遭所恊豈偶然哉碩果之食固碧溪之餘慶也謂非天乎君子讀緹縈之書聞王裒之淚質以許劬之言先生曠百代而猶存也碧溪在縣治東三十里先生讀書其上因以為號其世系暨子姓之詳在涇野呂太史誌及諸傳記予特表其大者于墓詒來世云

贊

大司寇顧箬溪像贊

有嚴中丞有淑其儀言念其人在水之湄垂紳正笏夔龍於墀載旆秉越方虎於陲胡施不可而賦我江蘺紉蘭結萓飄飄長裾委蛇中野羔羊之皮乃栖真于卉木匪托止于丘隅顒昂珪璋我之直諒多聞凡今之具瞻也歟

祭文

處士吳甘泉墓表成告文

與公死別已四週星紀痛傷可勝言哉某戀仕日久惴惴小心如臨于穀檢身淡薄取予不苟雖曰在廷不殊在野以先生之教不敢廢也獨不知先生逝以來英魂安在憂也樂耶纂幽史耶記玉樓耶杳杳塵凡吾不得而知也吾兒已成禮門下幸有兒息則將分傳先生之廕敢不敬存其故某不日亦將掛冠而來椒漿之奠心已有期今得太史陳公墓表文成未緣登石先書一通

遺人陳告若有未慊夢寐可傳吾將往告于陳而敬易也杖淚擒詞用伸下悃伏希昭鑒

吳甘泉入鄉賢祠文

嗚呼清修之節君子或能勉之惟始終不貳者為難及其既歿輿論升聞後之君子秉道弘化以公以任爰求既往用勸來今人心不死潛德載新蓋天不能無意於斯人也猗惟甘泉先生朴雅天植孝悌夙敦居約行偉氣和言温澹泊明諸葛之志高明尊仲舒之闇擬其跡

若孤山之操終老韋布探其中有沂水之樂自脫風塵結社湖南嚴歸約以蓄德讀書董塢積歲月而杜門內重外輕不遹不殖旁搜遠述有識有文覯著述者當與其窮理而不必多其推演聽吟詠者宜高其養性而不必求諸寓言示訓奭於黨里來顧問於縉紳古所謂儒者高蹈聖世逸民求之叔世或庶乎斯人夫辛巳蓋棺迄今二紀落莫士林弗彰盛美不朽者行難湮者理數值幾宜論符遠遹秉義者振其幽芬當道者定其公是

式陳厥位肇祀於鄉序列先正之儔伍密邇夫子之門牆衣冠奔走俎豆馨香斯文之慶吾道之光惟俗之勸惟人之倡風教之助國家之祥丕顯丕承彌遠彌芳先生之風被於無疆猗與休哉

清惠集卷八